

美国内战时，几个被困在南军城里的北方人利用偶然的机
会，在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乘气球死里逃生飘落在南太平
洋中一个荒岛上。为了生存，他们以共同的智慧和奋斗，克服了
千难万险，甚至自制了风磨、玻璃和电报机，最后，把一个原始
世界改变成文明社会。

作为凡尔纳著名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是最精彩的一
部，这本书不知带领过多少成年和少年读者去领略了世界的奇
妙、生命的瑰丽、奋斗的意义、知识的力量。故事的情节跌宕起
伏，使你在紧张与轻松的交替中畅游于知识的海洋……

〔法〕儒勒·凡尔纳著

神秘岛

下

英汉选注世界科幻名著精选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四川人民出版社

The Mysterious Island



11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A MAJOR HISTORICAL MONUMENT AND A WONDER OF THE WORLD.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A MAJOR HISTORICAL MONUMENT AND A WONDER OF THE WORLD.

7 [redacted] us Island

神秘岛

[法]儒勒·凡尔纳 著
下

英汉选注世界科幻名著精选

邱望生 译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 朱蓉贞

封面设计: 文小牛

英汉选注世界科幻名著

神秘岛 (下)

邱望生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冶金部西南地勘局测绘印刷厂印刷

成都勤慧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开本 787×1092mm1/32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95 千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ISBN7-220-02821-0/I·375 印数: 20001-28000 册

全套 (6 册) 定价: 49.50 元

每册定价: 8.25 元

目 录

下 卷

第一章	岛上第二冬——井底之谜	(1)
第二章	高地保卫战——试航	(10)
第三章	探险达波岛	(21)
第四章	是人还是兽	(30)
第五章	感化驯服——陌生人的泪	(39)
第六章	灵魂的复苏	(48)
第七章	陌生人痛苦的自白	(58)
第八章	岛上文明的发展——电线、电池和电报	(68)
第九章	获救的希望——环岛探险	(76)
第十章	岛上的神秘事件——地平线上的船	(85)
第十一章	双桅船上的黑旗	(95)
第十二章	艾尔顿只身勇探匪船	(104)
第十三章	殊死的拼搏——绝境中的突变	(113)
第十四章	喜获战利品——鱼雷的碎片	(123)
第十五章	共识与分歧	(133)
第十六章	畜牧栏的枪声	(142)
第十七章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少年	(150)

第十八章	困守畜牧栏——艰难的时刻	(158)
第十九章	进退维谷——撤回花岗石厅	(162)
第二十章	硫酸奎宁——救命的灵丹妙药	(170)
第二十一章	少年的康复——搜查远西森林 ...	(177)
第二十二章	回师向北——匪徒死亡之谜	(184)
第二十三章	岛上的复仇之神——一无所获的搜索	(192)
第二十四章	造一条新船——火山口的烟雾 ...	(201)
第二十五章	神秘人的召唤	(209)
第二十六章	神秘人的自述	(220)
第二十七章	尼摩船长的遗愿	(228)
第二十八章	火山复活的征兆——日益迫近的危险	(236)
第二十九章	林肯岛的消失	(247)
第三十章	绝路逢生——回归祖国	(257)
金句集锦		(263)

下 卷

第一章 岛上第二冬——井底之谜

当北半球地区还是初夏时节，这里的冬季却随着六月的到来而降临了。准备又暖和又结实的冬衣成了人们的当务之急。

栅栏里摩士仑羊的羊毛被剪了下来。下一步是将这些宝贵的纺织原料制成毛料。然而工程师手中既无刷毛机、梳毛机、磨光机和绷架，也无绞丝机和纺织机，更谈不上自动纺机和织布机了，一切只能因陋就简。他打算利用毛质纤维加压后粘结的特点来制造毛毡。毛毡的制作过程相当简单，羊毛纤维被压得愈紧，其保暖性愈强。而摩士仑羊羊毛特别短，用来制毡是十分理想的原料。

工程师在同伴的帮助下开始了工作，连潘克拉夫也不得不暂时搁下自己的小船加入进来。工作的第一步是除掉浸渍于羊毛中的油脂。大桶里盛满了70度的温水，羊毛在桶里浸泡二十四小时后，再用小苏打水彻底清洗。洗净后挤干，这时羊毛就可以开始加压制成毛料了。虽然这种粗糙的毛料在欧美羊毛加工中心会无人问津，但它在林肯岛上却深受居民们的青睐。

这种制料方法一定可以追溯到远古。而事实上，工程师现在将要使用的方法与人类首次制料的方法同出一辙。但作为工程师，哈尔丁的优势则体现在如何制造出一台加工羊毛的机器。他知道如何巧妙地利用海滩上的瀑布来推动机器做工，这一机械动力可是第一次被利用起来。

其实事情很简单：羊毛被放在凹槽中，沉重的木槌交替地

敲打在上面。这种方法被袭用了好几个世纪，直到人们发明了压滚机，有节奏的滚压才代替了槌打。

在哈尔丁正确指导下，羊毛加工非常成功。羊毛用肥皂水泡过以后，一方面有利于纤维的交织、压榨和软化，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槌打时纤维的收缩。经过机器的碾压，厚毡料便制成了。细密的交织不仅使粗糙的毡料适合做衣服，也适合于做被毯。它当然不能与美丽诺呢、平纹细布、开司米、花毛呢以及纺绸、缎子、丝毛呢、驼绒、布料等相媲美，更不能与法兰绒相提并论，但它是“林肯毡”，是林肯岛上的又一出产。居民们现在有了御寒的冬衣和被毯，尽可无忧无虑地坐待 1866 年和 1867 年间严冬的来临。

六月二十日，寒潮开始侵袭。潘克拉夫不得不十分惋惜地搁下本打算在开春前完成的造船工作。

水手的宏图大志是去达波岛做一次探险航行。哈尔丁对于这种纯粹出于好奇心的探险却不太赞成。很明显，达波岛除了沙滩便是贫瘠的岩石。乘着这样的小船，在情况不明的大海上航行一百五十里之遥，只能让他担惊受怕。设想小船一旦出海，进不能到达波岛，退不能回林肯岛，在这危机四伏，雾气弥漫的太平洋上，后果会是什么呢？

哈尔丁常常与水手争论这种探险是否行得通。他发现潘克拉夫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固执。至于为什么偏要搞这次航行，连水手自己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

“瞧，我的朋友，”工程师一天对水手说道。“赞美林肯岛最多的是你，抛弃它感到最难受的是你，第一个愿意离开它的也是你。”

“只不过几天的功夫”潘克拉夫回答道。“就几天，头。去去就回，摸摸岛上的情况。”

“可是那个岛绝不及林肯岛呀。”

“我当然知道这点。”

“那你干吗还去冒险？”

“想知道那边有什么情况。”

“那边会有什么情况？什么也不可能发生。”

“这谁也不敢说。”

“假如你遇上飓风的麻烦呢？”

“在这样好的季节里不必担心，”潘克拉夫回答道。“不过，头，既然要以防万一，我希望能得到你的许可，带赫伯特一起去。”

“潘克拉夫！”工程师大吃一惊，手放到了水手的肩上。“怕就怕不幸降临到你身上，降临到这孩子身上。记住，我们并不是他的生身父母，你想想，这一辈子我们会安心吗？”

“我的头，哈尔丁先生，”潘克拉夫回答道，信心仍然毫不动摇。“我们不会让你感到担忧。再说，我们还将继续讨论这次航行。时机不成熟，决不盲目行事。我敢说，你会亲眼目睹我们那小巧而精悍的船在海中不俗的表现，会看见她环岛航行的英姿。这些不正是咱们要一起干的吗？我敢肯定，你会毫不犹豫放我出行的。我不想隐瞒，你设计的这条船肯定会成为第一流的船。”

“是我们共同所设计的，潘克拉夫，”工程师回答说，语气却缓和了许多。探险的话题就此告一段落，然而谁也没能说服谁，将来的争论也不可避免。

六月底迎来了岛上第一场新雪。畜牧栏里早已是草料充足，居民们不必每日前去照料，大家一致认为只需每周派人去逛一逛就行了。

捕兽的陷阱也设置妥当了。哈尔丁制造的捕具也试验过了。

森林边缘，野兽去湖边喝水常经过的路旁，悄悄地放置着弯曲的鲸骨。这些鲸骨被压在冰包里，外面再裹上一层厚厚的脂肪。

让工程师大为开心的是这种从阿留申渔民那里学来的小发明十分灵验。一打狐狸，几只野猪，甚至还有几只美洲虎全上了圈套。被发现时，它们全死得硬梆梆地，胃被化冻后伸直的鲸骨穿了窟窿。

还有一件必须一提的事，这不仅仅因为事情本身有趣，而且它是岛上居民试图和外部人类世界取得联系的第一次尝试。

斯皮勒经过多次的沉思，考虑写封信，再把信装入一个密封小瓶里抛进大海，或许海潮会把它带向有人居住的海岸，或是把信通过野鸽送出去。

可是这样做又能有多大指望呢？让瓶子或鸽子越过一千二百英里浩瀚的海面到达任何有人烟的地方？这或许是愚蠢之举。

然而，6月30日，机会来了。大家捉住了一只信天翁。赫伯特虽然开枪轻伤了它的腿，但捉住它仍然费了不少劲。这是一只了不起的鸟，翼间距长达十英尺，它可飞越太平洋那样宽广的水域。

赫伯特很乐意养下这只大鸟，尽快让它痊愈。他认为他能驯服它。但是斯皮勒向他解释说，不应当放弃利用这只太平洋信使来与外界取得联系，因为如果信天翁来自有人烟的地区，一旦获释后它就立即会飞回原处去。

斯皮勒的职业天性不时勾起他对老行道的怀念。此时在他内心深处也许正十分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把林肯岛上居民的冒险写成激动人心的故事送出去。假若他的故事能被送到尊敬的裴利特编辑手中，这对于他本人——一位《纽约先驱报》的授权记者，乃至刊登他报导的那期报纸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成功！

于是他写了一篇简明的报导，密封在一个牢实防水的袋里，附上条子，恳求拾到此信者请转寄《纽约先驱报》编辑部。考虑到信天翁有在水面歇息的习惯，小袋子被牢系在信天翁的脖子上而不是腿上。之后，大鸟被释放到空中，岛上居民们怀着深深的渴望，目送着它消失在烟波浩淼的西方。

“它朝什么地方去了？”潘克拉夫问道。

“新西兰。”赫伯特答道。

“一路顺风！”水手大声地祝愿道。其实，他对这种通讯方式几乎不抱任何希望。

冬天的工作总是在花岗石厅里进行的，主要是缝补衣服和其它杂七杂八的事。还有就是用取之不竭的气球袋制作小船的风帆。

七月正值严冬季节，但居民们既不缺柴，也不缺煤。哈尔丁在餐厅里装设了第二个壁炉，围着它，居民们渡过了漫长的冬夜。手上忙时，嘴上就闲聊。手上空时，就捧上一本书。漫长的冬季里，大家都有收获。

丰盛的晚饭后，当外面风暴咆哮时，屋内却烛光融融，炉火通红，咖啡的香味混杂着刺鼻的烟草味，居民们感到十分惬意。对于那些背境离乡，音讯绝断的人来讲，他们的享受也算是空前绝后了。他们常常谈到自己的家乡、朋友、日益强盛的美利坚共和国。投身于联邦事业的哈尔丁常常以自己的往事，观点和对将来的预见吸引着他的听众们。

一次谈话偶然引发了斯皮勒的观点：

“我亲爱的哈尔丁，你预见到了工业和商业将持续发展下去，但难道他们迟早不会面临停滞的危机吗？”

“停滞？什么能让它们停滞呢？”

“缺煤，矿藏中最珍贵的东西。”

“的确不错，煤是最珍贵的，”工程师答道，“看来大自然为了证明这一点，用煤造出了金刚石，后者不过是纯碳的结晶罢了。”

“你不是说咱们炉里烧的是煤碳状的金刚石吧？”潘克拉夫插了进来。

“不，不，我的朋友，”哈尔丁回答道。

“然而，你不会否认煤终有一天会被耗尽，”斯皮勒继续着他的话题。

“噢！现在的矿藏还多呢。即便十万名矿工每年采一亿英担也不足以耗尽它。”

“但是如果煤耗量增加了呢？”斯皮勒反问道。“可以预见，如果挖煤人由十万增至二十万，那么挖掘量也会倍增的。”

“这倒是当然。然而，今天欧洲煤矿由于新机器的采用具有了更大的潜力。即使在欧洲煤矿被耗尽之后，美洲的，澳洲的煤矿还会提供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究竟能有多长时间呢？”记者问道。

“至少二百五十至三百年。”

“这对我们这一代倒是一种宽慰，但咱们的儿孙辈的前途却黯淡了！”潘克拉夫评论道。

“但他们会发现新的物质。”赫伯特加入进来。

“仅希望如此而已。”斯皮勒说道。“没有了煤，就没有了机器；接踵而至的是没有了火车、没有了蒸汽机，没有工厂，没有现代文明赖以生存的一切。”

“但是他们能找到什么新的物质呢？”潘克拉夫问道。“能预见一下吗，我的头？”

“差不离，我的朋友。”

“那他们用什么来代替煤呢？”

“水。”哈尔丁回答道。

“水！”潘克拉夫惊呼了。“水作蒸汽机和发动机燃料！用水来烧水！”

“是的，当然水必须分解成其原始的成分，”哈尔丁回答道。“毫无疑问，用电来分解，水就会变成一种强大而可以操纵的能源。人类迄今所有的伟大发现都出于一些不可解释的规律，然而它们同时自趋吻合和完善。是的，我的朋友，我相信终有一天，水会作为人类的能源。组成水的氢和氧，无论在独立状态下还是在混合状态下使用，都会成为取之不尽的光与热的源泉，其力量之大，远非煤能相比。在不久的一天，轮船和火车的煤仓会装满这两种浓缩的气体，在炉里燃烧时，它们会迸发出巨大的热能。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杞人忧天，只要地球上有人类存在一天，地球就会给它的居民提供原料。只要我们有植物、矿物和动物的供给，地球就不会缺乏光和热。我坚信，煤矿储藏被耗尽之后，水会成为它的代替物，继续为人类提供热能与温暖。”

“但愿我能活到那一天。”水手喃喃地说。

“潘克拉夫，你可总是生不逢时，”尼布总是不失时机插上短短的诙谐。

突然，托普的叫声中断了饶有兴趣的谈话。这种奇怪的狂叫再一次让工程师陷入困惑与不解之中。与此同时，托普向内部通道尽头的井边奔去。

“托普怪声怪气地对着什么发怒？”潘克拉夫问道。

“为什么连贾普也是如此？”赫伯特也感到不解。

确实，猩猩也和狗一样，明显地表现了烦躁不安。而且奇怪的是，两只动物看上去愈来愈暴躁。

“很明显，”斯皮勒说，“这井与大海直接相通，海中有些动

物时常来这井底呼吸。”

“是的，除此之外别无解释。”水手转身对着狗叫道，“托普！安静下来！还有你，贾普！回房去！”

动物们总算是安静下来了。贾普也回了屋，但托普继续呆在屋里，整个晚上不时地发出低声的咆哮。虽然没有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但工程师却锁紧了双眉。

七月的剩余时间里只是雪雨交加，最低温度没超过去年冬天，最高温度也没超过华氏八度。尽管温度较去冬略高，但是风暴却袭击得更加频繁。此外，海水常常威胁着石洞的安全。有时候，似乎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潜流，掀起高高的浪峰，然后将它重重地砸在花岗石厅的墙上，发出炸雷般的轰鸣。

当居民们倚靠在窗前，目瞪口呆地望着大片大片的水浪在眼前的崖面上崩碎，不禁陶醉于大海狂怒时波澜壮阔的景色。令人眩目的白沫迂迴奔腾，时而海滩在怒涛下整个地消失，时而峭壁似乎又突然从海浪中升起，屹立于百尺浪峰之巅。

在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大树不断地被折断掀倒，出门不仅困难而且危险。然而，居民们仍然每周定期去畜牧栏一次。多亏了富兰克林山东南支脉的庇护，畜牧栏遭受飓风的损害不大。树木、小棚屋和栅栏都安然无恙。但是位于瞭望台上的养禽院，由于直接暴露在东西风的淫威之下，损失颇大。鸽棚再次被揭了顶，栅栏也倒塌了。这里所有都需要重建，而且应该加倍牢固。林肯岛看来处于太平洋最危险的一个区域之中，大气旋的中心之下。狂风对它的肆虐犹如鞭子抽打陀螺一般。不同的只是陀螺纹丝不动。而鞭子则围着它转。八月的第一周起，天气变得暖和了些，久违的平静又重新回到了这里。大气的宁静则又带来了严寒，温度下降到零下华氏八度。

八月三日，酝酿了数日的狩猎计划开始行动了。目的地是

岛东南的水禽沼地。打猎者对在这一带过冬的水鸟真是垂涎三尺，野鸭、沙锥鸟、水鸭和鹧鸪，应有尽有，数量繁多。不仅斯皮勒、赫伯特，连潘克拉夫和尼布都参加了狩猎的队伍。而工程师则单独地留在了花岗石厅，借口自己有些事儿要做。

在大家保证傍晚前返回后，狩猎队伍沿着气球港直奔水禽沼地。托普和贾普也随队而行。队伍刚过了恩惠桥，工程师就拉起吊桥，回到屋里，打算单独地仔细探索一下井的内部。

井口与花岗石厅的通道在同一水平面上，井水与大海相通，从前它是湖水的泄水道。为什么托普常呆在井边焦躁咆哮呢？为什么贾普也跟托普一样地发怒不安？这井除了和大海相通外，还有无其它的通道？这些通道通往岛的其余部分吗？这些就是哈尔丁急于想知道的，他决心在无傍人的情况下进行一次探索，现在条件成熟了。

用废置不用的绳梯下到井底不是件难事。工程师把绳子搬到直径有六英尺的井口，在固定了上端之后，让绳梯坠落进井口。他点上灯，带上左轮手枪，佩上一把弯刀后，开始往井下爬去。

井体四壁空洞完整，但是尖尖伸出的岩石四处可见，灵活的动物完全有可能凭借着这些尖石爬到井口，工程师观察到了这点。尽管他借着灯光仔细地检查了这些尖石，也未发现有人过去或最近用这些尖石当梯子攀登的蛛丝马迹。哈尔丁继续爬下去，让灯光洒向井的四壁。

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当他下降到最后一梯时，下面已经是静静的水面了。在这一平面乃至井的任何部份，他都没发现任何地道。用刀鞘敲打井壁，得到的只是实实在在的回声，这说明了结实的花岗岩体，任何动物都不可能凿出一条道来。要想从外面到井底，爬上井

口，就必须穿过海滩岩石下部的某一通道，这样才有可能进入这条与大海相通的水道。至于这条通道的入口在何处，在海滩下的位置，水下的深度，都不可知。

哈尔丁先生终于结束了他的探索，爬上井口，收拾好绳具，盖上井口，若有所思地回到了饭厅里，“我没发现任何东西，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下面有情况。”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第二章 高地保卫战——试航

傍晚，狩猎者们回来了。他们不仅饱享野外运动的乐趣，而且满载而归。事实上，猎获物让四人几乎搬不动，就连托普脖子上也挂了串水鸭做的项链，而贾普身上也佩了一串沙锥鸟做的花环。

“瞧，我的主人，”尼布高声叫道：“现在我们可有事情做了。能腌的腌，能做成馅肉饼的做馅肉饼，我们会有丰富的储备。可是，我得有帮手才行。潘克拉夫，今天我可仰仗你了。”

“不成，尼布，”水手回答说，“我还得完成船上的索具呢。你可得自己忙了。”

“赫伯特先生，你能帮助我吗？”

“可我明早还得赶去畜牧栏呢。”

“那就只剩下斯皮勒先生了。你愿意帮助我吗？”

“愿意倒愿意。”记者打趣道。“不过，我得事先警告你。如果我发现了你的烹调秘诀，我一定在报纸上公开披露。”

“敬悉尊便，斯皮勒先生，敬悉尊便。”

第二天，斯皮勒成了尼布的助手和厨房里的实习生。工程师已将前日井底探索的事告诉了斯皮勒，他也同意，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秘密的存在，继续探索是有必要的。

霜降又持续了一周。除了去照看一下养禽院，居民们都离开花岗石厅。房间里飘逸着令人嘴馋的香味，这都得归功于烹调高手尼布和他的助手斯皮勒。并非所有的猎物都做成了腌制品和馅肉饼，严寒的冬季能使野鸭等野禽保鲜，尝起来比世界上最好的禽肉还可口。

在这一周里，潘克拉夫在缝纫巧手赫伯特的帮助下，精力充沛地完成了小船的制帆工作。索具也不用担心，找回的气囊和绳网提供了上等的绳索，潘克拉夫都把它们派上了好用处。除了系帆用的粗棉绳，剩余的也够用做升降索、护桅索、帆脚及其它。在潘克拉夫的指导下，哈尔丁用车床造成了滑轮。大家的努力使索具在小船竣工之前就提前完成了。潘克拉夫还做了一面旗子，一面真正的美国人挚爱的联邦星条旗。旗的色彩用当地常见的植物染成，只是原来国旗上代表联邦各洲的三十七颗星被添成了三十八颗。就水手的意思，多的这一颗代表“林肯州”，它已是伟大的联邦共和国的一部份，“即使还未被正式承认，它至少已活在咱们心中了。”

国旗被升挂在花岗石厅的中央窗户上，居民们对此齐呼三声万岁。

酷冬已近尾声，居民们在岛上的第二个冬天似乎相对地平静。然而，八月十一日晚，瞭望台高地受到了被摧毁的威胁。

忙碌了一天之后，居民们都沉入梦乡。凌晨四点钟左右，托普叫声大作，大家从梦中突然惊醒。

这次，狗可不是在井边怪叫，而是在门槛边狂吠，绷紧的身体似乎要把门撞开。贾普也发出了刺耳的嘶声。